

芳草文库

叶梅文集

① 小说卷（上） 叶梅 著



在龙船河上彷徨滞留了
七天七夜的覃老大
就要远远离去，
心底一片洗过的澄净。
那时，他知道那龙船河是
一条诡秘的河流。

一床河水里

有一股温润如玉，

另一股冰冷彻骨。

时而温顺如处女，

时而狂躁如泼妇。

——《撒欢的龙船河》



WUHAN UNIVERSITY PRESS

武汉大学出版社

叶梅 著

叶梅文集

①

小说卷
(上)



WUHAN UNIVERSITY PRESS
武汉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叶梅文集.小说卷:全2册/叶梅著. —武汉:武汉大学出版社,2019.1
芳草文库

ISBN 978-7-307-20668-7

I.叶… II.叶… III.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273831 号

责任编辑:杨 欢

出版发行: **武汉大学出版社** (430072 武昌 珞珈山)

(电子邮件: cbs22@whu.edu.cn 网址: www.wdp.com.cn)

印刷: 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
开本: 720×1000 1/16 印张: 45.25 字数: 826 千字 插页: 6

版次: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307-20668-7 定价: 158.00 元(全 3 册)

版权所有, 不得翻印; 凡购我社的图书,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。



《芳草文库》序

刘醒龙

武汉有一批年纪不算太老，但肯定不再年轻的作家，既往作品每出无不风行江汉，后来平淡了些。二〇一五年年初，恰逢一场小聚，其间有老朋友提议给这些在文学创作上颇有成就的作家出版文集，且当场做出关键决策。老朋友提及的作家也是我的朋友，他们的处境很有代表性。

世事流逝到今天，说一点不残酷是不真实的，说太残酷似乎也不科学。值此宁翔雁前羞跟牛后世风，普天下之莫不借口追求日新月异，其实是乡下俗语说的，人人都想一锄头挖出一口井。宁肯臭名远播，哪管丑态百出。忘却不该忘却的，强化不该强化的，是世情中一大不敬。这几年为一位已故作家出版文集，好不容易才成，一来二往之间，见识了足够多的现世生态。似这等才华出众的作家，若非上苍失察，弃之英年，敢不是当今文坛大旗一帜？同理，那些在喧嚣背后悄然尘封的作品，谁能说不是日后人有所诵的典范？天地同根，不是没有高下之分，而是天有天的 height，地有地的厚重。

常住武汉三镇之人，最能体会大江东去、流水落花深意。也是体恤的缘故，又于旷野之间留下高山流水千古知音，以为勉励，兼作念想。朋友提议，饱含诗情，深藏灵性。没有太多商量，三言两语之间，就达成共识，以《芳草》杂志名义，逐年排选，将这批作家的代表性作品编成文集出版。只是由于执业所限，本套书只能以《芳草文库》相称，名头虽小，相信分量不轻。

哲学教会人们认知正确与错误，自然科学是要让人懂得成功与失败。然而，短短人生，包罗万象，其善其美，何止兴衰胜败！文学的存世与流传，其意义正是超然前二者，不以成败对错为目的，也不以卑微尊贵定价值。人非草木，却如同草木，这是文学理由之一，生命不能永恒，却绝对永恒，这是文学理由之二。文学根本理由是，协助芸芸众生在庞杂得无可把握的宇宙间，在神与鬼、灵与欲、虚与实等一切冲突与对立之间，寻找适合每一个体的美妙平衡。

二〇一五年十月十五日

叶梅文集

小说卷（上）

目 录

香池	/ 1
谢了的花	/ 14
他和他的妻子	/ 23
尖山顶上	/ 34
取宝记	/ 42
正月头一天	/ 44
刘三老汉的女婿	/ 51
父与子	/ 60
老树逢春	/ 69
“半边户”娘子	/ 78
哑姑	/ 86
花灯，像她那双眼睛	/ 91
门前那条小路	/ 102
过了河，还有山……	/ 110
废墟	/ 122
小都市跟前的草儿	/ 135
之字拐	/ 143
雾，慢慢散去……	/ 153
回山里去的人们	/ 159
断根草	/ 168
回乡	/ 176
酉水少年	/ 185
最后一米	/ 188
衬衣与土豆	/ 196
金戒指	/ 200
春梦秋云	/ 207

丢失的绣花鞋	/ 216
三十来岁的女人	/ 223
昨天的月亮	/ 256
城市寂寞	/ 288
撒忧的龙船河	/ 319

香 池

“香池要出嫁啦!”

“真造孽! 说那地方隔这里有千把里呢。”

“听说是天地嘴做的媒!”

金色的晚霞映得龙泉河水闪闪发光，几个妇女蹲在一起边洗衣服，边小声地议论着。其中一个忽然指着河边的小道说：“香池来了! 快莫当她的面讲，她又会伤心的。”

远远地，走来一个背背篓的大辫子姑娘。她身材丰满匀称，穿着眼下姑娘们已不时兴的大衣襟碎花棉袄和缀着补丁的蓝布裤子。微黑的圆脸上嵌着一对亮晶晶的大眼，那闪动的光泽叫人想起两眼纯净的井水；红润的嘴唇略略有些大，但与那双眼睛相配，倒正显出山区姑娘特有的健壮、纯朴的美。她便是方圆十里出名的标致姑娘香池。

她急匆匆地走着，俊俏的脸上布满了愁云。在离妇女们还很远的河边，她停下了，倒出背篓里的衣裳，找了块石板捶打起来。冬天的水真凉呵! 从指尖一直凉到了心底，可香池索性将身子俯向水面，将那冰凉的河水浇在脸上，想冰冰发烧的脸和心。河面上浮动着被寒风卷下的树叶，香池的命运呵，也正像这顺水漂去的落叶，不能自主了。

六年前的盛夏，一个骇人听闻的消息从城里传到了龙泉河：“中央首长表态：我们这里出了一个大反革命组织，有好几万人都参加了……”

老实巴交的龙泉河人，没顾得细想那里面的文章，正在赶星星追月亮地忙着抢收稻谷，却没想到一支杀气腾腾的“剿匪部队”突然开来了，一下子用机枪、步枪封住了龙泉河的大小路口。为首的姓罗的“司令”宣告：为了剿灭逃散的“反革命”，要在这里戒严三天，任何人都不准随意走动，包括下地。

种田人怎能眼睁睁地看着血汗换来的粮食沤烂在田里呢？生产队长香池爹跟在布置封锁线的罗司令身后，从前坪走到后湾，从山上回到山下，苦苦恳求允许社员下田，收回到口的粮食。可那位罗司令根本不屑与他搭腔，只是一个劲地将头甩得飞起来。一辈子没发过火的香池爹第一次发火了，他恨恨地指着罗司令的鼻子，抖动着已经讲得沙哑的声音说：

“你们……绝不是共产党！”说着，他昂头敲响了召唤社员们上工的钟声，便提起镰刀向田里走去。刚到龙泉河边，一阵刺耳的枪声响了！他回过头惊愕地瞪着双眼，一时还未明白是怎么回事，便情不自禁地晃了两晃，“扑”地倒下了……当晚，罗司令“剿匪战绩”便从有线广播传到了龙泉河，其中就点了“被剿灭的反革命”香池爹的名字。

妈从此病倒了，两个年幼的弟弟只知哀哀哭泣。十五岁的香池悄悄地从老师的点名册上划去自己的名字，成了全家的主要劳动力。生活迫使香池早早地成熟了，一大堆问号时刻在她心里翻腾着：得过那么多奖状，受过那么多表扬，又那么忠厚、勤劳的爹怎么会被说成了反革命？罗司令他们怎么会有那么大的权力？随便打死人怎么反倒成了英雄？现在怎么是好人受气，二杆子得势？……她不相信这是共产党的搞法，但这又是为什么呢？生活在这个深山丛中的小乡村里的香池，怎么也想不出答案。她的性格本来就是温柔、沉静的，深深的苦恼和疑惑使她越发沉默寡言了。

这几年龙泉河年年减产，再加上家里劳动力太弱，不管香池怎样起早摸黑勤扒苦做，每年还是要超支上百元钱。今年县里来的工作组清查了所有的超支户，限令“反革命家属”香池家在冬月底前将四百八十多元超支款全部还清，否则就要拔锅牵猪、拆屋揭瓦……香池知道他们说得出也做得出来，一旦真的被拆了房子，一家人往哪里安身呢？这些天，香池看起来还是不言不语，可她的心简直都快要急碎了。

意外地，龙泉镇上的天地嘴给香池提亲来了，他好像知道她家的难处，说男方马上可以拿出三百元作为聘礼。那么，再变卖一些东西就可以勉强还清超支款啦！可是……

“长星！”香池默默地念着这个心爱的名字，心中唤起了无限的柔情。她停下手里的搓洗，惆怅地望着远处朦朦胧胧的笔架山，长星参军就是朝那个方向走去的。分别前夕的相会就像还在眼前：长星把身边一个黄挎包急急地塞到香池手里，说：“从我们俩一块儿上学起，我就背着它。它跟我年代最长，你见过它的次数也最多，放在你这里吧。”长星的声音颤抖了，“你可要……等着我。”香池伸出颤抖的双手，接过自己曾经缀过补丁的挎包，咬着嘴唇深情地点点头，两行

泪珠如泉涌一般……

三年来，长星在部队干得挺好，他入了党，当了排长。他们还没把爱情公之于世，但往返的通信已使他们真挚的情感一天比一天更深厚。每当香池想到未来的幸福，浑身的疲劳和“反属”帽子的重压便不翼而飞。可就在前不久，她却在姑娘们的交谈中无意得知：部队干部是不能和有问题的家庭子女结婚的，据说某地有个军人执意要与一个富农女儿成婚，最后被退伍回家……香池像被闷棒击中一样，头晕目眩，她暗自流着泪想了又想：“长星是一定懂得这条规定的，可能是不好说出口，……那么自己就应该……呵！应该舍弃幸福，不能害了他。”于是她未做任何说明地给长星写了封“决裂信”。虽然长星以后多次来信问她为什么，她都忍痛没有回信……

香池呆呆地想着，眼前的笔架山似乎越发朦胧了。幸福离自己是那样遥远……

“香池！衣服！衣服！”有人在高声叫她。

香池一惊，才发觉手里搓洗的蓝布衫不知什么时候已经顺水漂走了，她急忙朝河下寻去。远处，一个身架高大的老汉正竭力向河心探着身子，用根小小的竹竿在勾那件布衫。香池三脚两步跑到跟前一看，脸唰地红了。原来老汉正是长星的爹，那“小竹竿”却是他从不离身的二尺五旱烟杆。

长星爹是龙泉河极有威信的老者。这首先是他一生为人刚直、正派、乐于助人的缘故；再则是他培养教育了好三个好儿子，长子长林在朝鲜战场上牺牲了，次子长海在公社当书记，么儿子长星又是光荣的解放军战士。往年，不管公私上下的大小事情，只要他知道了，总爱管一管。可是他这几年却很少说话了，特别是香池爹死后，他那张山里人特有的轮廓分明、宽大有力的脸庞上常常堆积着可怕的阴云。眼下，他脸上带着少有的温和，把拾起的蓝布衫朝香池递去，说：“天都黑了，快些洗了回去吧！”

香池口里嗫嚅着，深深地点了点头，接过衣服就走。“香池！”长星爹又唤住她。沉吟了好一阵才缓缓地说道：“真难为你啦，一个姑娘家要养活三四口人……”

香池感到一股热浪朝心里扑来，鼻子隐隐发酸。只听老人又说：“那事我晓得……”

天啦！说亲的事他们知道了？香池只觉得无地自容。可长星爹说的却是超支款的事，香池这才松了口气。

“……我问过长海的，这都是上面工作组要这样搞，底下干部也没得法。”他声调闷闷地提起烟杆在河边的石板上猛地磕了几磕，又用力说：“你们不消息

得，你爹死了还有我们呢，龙泉河的人不是瞎子，黑白早就分得清清楚楚。古话说得好：‘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时辰未到。’”

泪花花不知不觉涌上了香池的眼角。

“真的，你们莫着急。超支款还得起，还得起的。”老人的口气像是在抚慰一个受委屈的孩子。“我家里有东西卖，有鸡，有肥猪，还有一口寿木……”

“伯伯！”香池惊叫着打断老人的话。山里的老人多半都在生前给自己准备了一口棺材，条件好的还年年上漆，这似乎是一般老人的最大心愿，就是再省吃俭用也要攒钱置办的。可现在却为了自己要卖它？香池心里难受极了，内疚极了，她急急地又摆手又摇头：“卖不得！卖不得！……”又涨红了脸喃喃地说：“我们自己有……有办法想的。”她怕自己在老人面前哭出声来，一扭身跑了。

长星爹跟着喊了几声香池，但那奔跑的背影却越来越远。

二

香池拖着沉重的步子走回了家。

厨房里，灶脑壳上放着一盏没有罩子的小油灯，四壁暗暗的。香池妈正朝小方桌上摆着腌菜、酸萝卜和一海碗白菜。昏暗的灯光下，她枯瘦的脸上显出菜黄色，眉宇间隐藏着抑制不住的哀愁。她身上穿着一件臃肿的、补丁加补丁的黑棉袄，头上还包了一卷厚厚的帕子，那帕子早由本来的白色变得灰黄灰黄的了。听见女儿的脚步声走进来，她伸直腰，忧郁地说：

“香池！来客了。”

“来得早不如来得巧。刚进门侄姑娘就回来了。”随着又尖又细的嗓门，灶门口冒起一个高高的驼背，接着探出一张笑嘻嘻的脸来。那脸上最引人注目的是两片薄薄的、没有血色的嘴唇和满口钉耙般稀疏的黄牙。这就是天地嘴。他本名张来和，是个裁缝。但谁要请他做衣服，今年正月拿去，总要隔年腊月才拿得到。虽是这样，他手头却“活泛”得很，特别是这两年经常把大叠的新票子数得哗哗响，他总是得意地指着自己的嘴皮说：“这辈子吃饭靠的就是这两片嘴巴皮子……”

“哈哈！”听的人抬起头一笑。有人敬了他一句粗鲁话：“吃饭不靠嘴巴靠屁股眼么？”

“你们要先听其详嘛。”他责怪道，“我是说有些人吃饭是手脚扒来的——靠做功；我呢，是嘴巴皮挣来的——靠说功。”

“做功强还是说功强呢？”

“那你看呢？”他反问一句。“讲做功，香池爹犁田打耙，收粮下种，算个硬角色吧？结果如何？讲说功嘛，不是吹牛皮，我看这几年莫讲挣衣食，就是要天合地转、差神使鬼怕也易得。”

此时，他又对香池咧开了两片薄嘴皮。香池不知怎样搭话，温顺地笑了笑，算招呼过了。

“想好没得？”天地嘴拣香池跟前的椅子坐下，笑眯眯地问。香池还没搭白。他话题一转：“当真是常言说的，亲起哪里疼起哪里。说句老实话，不是念香池远近是我一个侄姑娘，我不得淘神费力跑去跑来说这场亲事。”

“表叔的心我们晓得。”善良的香池妈自从天地嘴第一次登门自称是香池的表叔，便不好意思将表叔二字抹了。

“容我和香池再商量下，这么大的事，一去就是几千里，我……”香池妈眼圈红了。

“哎哟！你真是头发长、见识短啰！姑娘还有不出门的么？说老实话，人家那里平阳大坝，四季吃米，出门坐火车轮船，进门有电灯电话，真是笑都笑不赢的事，你还伤心！啧啧，真是。”天地嘴俨然以自家人口气教训香池妈。

香池迟疑地问：“您说那地方这样好，为什么偏要到我们老山沟沟里来……”

“山沟沟里出凤凰嘛！”天地嘴把手径直指到香池脸上。“那娃儿的大舅来采购山货，一听我说侄姑娘模样好，脾气好，手脚又利索，就起心说给他外甥了。话说回来，香池是只凤，人家至少也是条龙呢。”说着，他很快从怀里掏出一团麻黑麻黑的手帕儿包，双手捧到油灯下，取出一张四端已经发毛的照片递给香池。

这是一个二十四五岁的青年头像，小分头梳得很神气，俊秀的瓜子脸，一双眼睛像样板戏里的“英雄”一样瞪得溜圆。

香池疑惑地说：“你不是说他是社办工厂的工人吗？倒像是唱戏的……”

“看你这个没见过世面的女娃子哟，尽说些荏话，才说他们那里地方好嘛。你莫拿我们这里的人打比方嘛。”

香池妈拿过照片仔细看了一回，说：“人倒是好，不晓得心里怎么样？”

“这又有句俗话说得好，病中好治人，难中好试人。人家现兑现拿出硬扎扎的三百块给你解脱危难，还不算心好么？哎！说句老实话……”天地嘴突然压低了声音，带着满脸关切凑到香池妈耳边说：“嫂子！香池爹的反革命帽子已经钉死了，你在跟前还想给香池找个好婆家么？谁肯背这口黑锅？你还不如让她远走高飞，将来想办法把你三娘母都转到外面去，免得恁不完的气……”

天地嘴的声音虽小，但仍清晰地传到香池耳里，像针样刺疼了她的心。一股风呼地吹开了门，灯苗扑扑地蹿了两下便熄了。香池默默地站起，去关大门，淡淡的月色下，她眼前又瞥见那似乎显得更加神秘、更加遥远的笔架山：“是的，我决不能让他背黑锅，不能让他为我受拖累，眼前就是坑、是崖，也让我一个人跳去吧！”她想着，一股热泪唰地流了下来。

屋里，香池妈好容易才在灶脑壳上摸到火柴。她颤抖着双手一连划了上十根也没擦燃。天地嘴等得不耐烦了，站起身说：

“嫂子！我这是最后一次来说啦。小蒋的大舅在城里张起耳朵听回信，你们要快点吞定心丸子。”一边说，一边躬起腰杆朝门前摸索。

香池在门口拦住他，呼吸急促，十分费力地说：“我，我……我去。”

“香池！……”香池妈难过地叫道。

“哈哈！”天地嘴打断香池妈的话，“如今时兴自由恋爱，香池都不再说二话，嫂子你还说么子呢？”他踮起脚，亲热地在香池肩上拍了拍，“好香池，明天我就给你们送钱来。你收拾一下，过个三五天就走。”

香池猛一转身，跑进屋去了。

“嘻嘻，还怕丑呢！好好好，我告辞了。”

香池妈跟上来，心慌意乱地问：“怎么？三五天就走？”

“那是嘛，小蒋要在腊月间成亲，如今已是冬月头了，还有千把里路要时间赶呢。”

“不是还要办手续么？不如过了年再……”

“这你莫操心啰！办手续有我，易得。”

“那……”香池妈一直追到场坝外头。

“还哪么子啰？反正是人家的媳妇，迟早还不是走？”天地嘴两腿跑得飞快，一眨眼便在夜色中隐去了。

香池妈觉得心里有好多小刀子在搅动，疼得她跌跌撞撞地要倒下去，她咬牙使劲拉住了面前一棵皂角树，才勉强支撑住……

三

一连下了好几天雨，到这天还飘着细细的飞毛雨。泥泞的小路沿着山梁，顺着沟渠，又爬上垭口……弯弯曲曲的好像没有个尽头。

天地嘴穿了一身崭新的蓝布裤褂，头上捆着昨天才买的黑丝帕子，喜气洋洋

地走着。几十里山路，他的裤脚到屁股以至后衣摆上都溅满了黄泥点。他爬过一个坡，站住脚喘了口气，皱着眉头朝山坡下喊道：“香池！你快些走嘛！”

坡下，香池有气无力地挪动着脚步，听见喊声连头也没抬。临行前，病卧在床的母亲流着眼泪的嘱咐还在心头萦绕，两个弟弟的哭脸还在眼前晃动。她是今天未亮悄悄离开龙泉河的，她不愿任何人看见她走，尤其是长星爹。可上了路真是一步三回头呵。她又一次停下来回头望去，清清的龙泉河早已被苍茫的群山抛在身后了，眼前只是一片陌生。她下意识地捏紧了身边的黄挎包，里面除了几件换洗衣服，便是长星的所有来信。

“哎哎哎！你为么子又在发痴啰？”天地嘴急得在坡上直跺脚，“小蒋的大舅只怕酒席饭菜都快凉了。喂！未必硬还要我喊人打轿子抬你不成？”

天擦黑了，他们才走进县城。店铺都早已关门，街上冷冷清清的。十字街口，有两个人用石灰水往墙上刷着“批林批孔批到底”的标语。过路来往的行人都目不斜视，紧走直走，好像生怕沾上什么。天地嘴领着香池来到一条僻静的小巷，他叩着一家的黑漆大门，口里叫道：“老表！老表！”

好半天，里面才传来“趺垮趺垮”的脚步声。门吱地一响，一个脸孔白净、眼泡浮肿的中年女人探出了头发蓬松的脑袋。她立刻很熟识地朝天地嘴点了点头，又拿眼睛把香池飞快地扫了一扫，异样地笑道：“稀客稀客！快进来吧。”

里面是一所幽静的老式四合院，肿眼泡女人把他们领进正屋，指了指靠墙的一排矮椅子：“你们先坐，我去喊老廖。”说着扭动着腰肢进里屋去了。

香池手足无措地坐在墙角，两眼直直地盯着墙上那张钢琴伴唱《红灯记》的画。其实她什么也没看进去，只觉得心里“咚、咚咚……”飞快地跳得难受，她真想蹦起来逃出去。

突然响起一阵粗嘎的笑声，一个披着毛领大衣的中年男人大步从里屋走出来。他眼珠满屋一转，死死地落在香池脸上。

天地嘴一见，忙拉拉香池：“这就是小蒋的大舅，香池你还不快喊？”

香池觉得自己的脸在发烧，她垂着眼皮没开腔。天地嘴晓得她虽柔顺却是固执的，忙又打圆场：“山里女子只晓得怕丑，廖奎大哥莫见怪。”

廖奎哈哈一笑，操着一口外地口音说：“不怪不怪，既然成了亲戚，早晚是会亲热的。”说着将手按住香池的肩膀：“饿了吧？”

香池像触了电似地扭开了身子。肿眼泡女人讥讽地朝廖奎撇了撇嘴，廖奎若无其事地把手收回来，从身上掏出个很厚实的皮夹子，随手拈出一张十元的钞票，递给肿眼泡女人：

“馆子里端几个菜来。”

“早关门了。”

“莫翘盘子嘛！这小小的清江城里，谁敢不买你的账？”

女人从鼻子里哼了一声，接过钱走了。

天地嘴把廖奎拉到一边，悄声问：“怎么样，算得上头等货吧？”

廖奎点点头，又喜不自禁地说：“好在那家伙是他们县里的土霸王，只要货色好，他钱多得很。”

“那这回我该得……”

“算你有功，比上回多搞半成。”廖奎口里说着，眼睛瞟了瞟坐在一边的香池，对着天地嘴耳朵问：“这丫头贼不贼？”

天地嘴摇摇头说：“从小盘泥巴，老实得很。”

廖奎满意地点点头，高声说：“好！今天我们搞个一醉方休。”说着拿酒去了。

天地嘴凑到香池跟前，正想找点什么话说，香池却没头没脑地问道：“他们两个是一家人么？”

“不晓得就莫乱猜嘛！”天地嘴慌忙摆摆手，“小蒋的大舅与这屋里的两口子是老朋友，每次出差来办公事，都是住这里的。”

“这屋里的男人呢？”

“人家是清江城里数得着的头面人物，哪有空在家里？”他迎着香池不解的目光，“咳！就是大名鼎鼎的地革委罗委员嘛。”

“罗……”香池心里一抖，“他当过司令？”

天地嘴见香池陡然变了脸色，心里打了个滑滑，警觉地摇了摇头。香池还想问，肿眼泡女人回来了，还跟了两个端盘捧碟的。

晚上，香池被安置在一间厢房里过夜。屋里堆了几大堆煤炭、柴火，门上连个门也没有，她只好找了根柴火棍抵着。

夜很深了，白天的所见所闻还在她脑子里打转：“姓罗？是不是就是那个罗司令呢？要真是的，那廖奎他们也一定不是好人。”她胆战心惊地从父亲的不幸联想到自己的命运，翻来覆去地睡不着。正屋里断断续续传来谈笑声，还隐隐听到在争执什么。

“……太刻薄了，只拿三成……我不找好，有个呵钱（欠）……”好像是天地嘴带着几分醉意的声音。

“老子就再让半成……”那粗哑的喉咙说。

“老廖这是为了人家的模样……”一阵哄笑打断了女人的高嗓门。

这是些什么话呀？恐怖和寒冷使香池周身打起哆嗦。四周黑洞洞的，她感到强烈的孤独和酸楚，情不自禁从枕下摸出那只黄挎包，抱着悄声哭起来，一直哭得昏昏沉沉……

呵！天怎么就亮了？香池分明看见窗外有好大一块青青的草地，开遍了红的、黄的、紫的小花，一片一片地迎风摇曳。突然一个熟悉的身影在草地上出现了，香池高兴地大叫起来：“长星！长星！”长星不知怎么一眨眼就来到了窗前，灿烂的阳光下，他的红五星和红领巾是那样的耀眼，使那英俊的脸上充满了光彩，他仿佛在说：“我是来接你的。”便一纵身从窗口跳了进来，一把拉住香池的手，又笑着说：“你父亲不是反革命，罗司令才是的。”他那双明亮的眼里没有一丝浮云，容不得香池有半点怀疑，她高兴地流出了眼泪，深情地扑向长星怀里……

他们手拉着手走出了小屋，正要去开那黑漆大门，身后突然响起一声怒喝：“站住！”

廖奎、天地嘴和肿眼泡女人，气势汹汹地站在他们眼前，廖奎哗地拉开大门，一掌把长星推了出去。香池不顾一切扑过去，可大门又关紧了。她拼命地用手推，用脚踢，用头顶……可那黑沉沉的大门不但没开，反而朝香池身上压下来了……

呵！多么沉重呵！香池感到一阵窒息，猛地从噩梦中惊醒过来。啊！压在身上的不是门，而是一个笨重的身躯！

香池害怕得惊叫起来。猛地一只手捂住了她的嘴，粗哑的喉咙压低声音说：“莫喊！日后有你的好处。”

香池明白了，一股怒火轰地烧遍了全身，牙齿顿时咬得咯咯地响，极度的憎恨使她增添了百倍的气力，她伸手死命卡住廖奎的脖子。廖奎闷闷地叫了一声，身子向一旁滚去……趁这工夫，香池跳下地跑了出去，却没想到那黑漆大门的门杠上真的挂了锁，她在地上摸了块石头狠劲砸了几下，正屋的灯啪地亮了。肿眼泡女人趿拉着鞋走出来，见香池赤着双脚披头散发的模样，她显然明白了，恶意地笑道：“姑娘，莫这么大惊小怪的。深更半夜想往哪个窝里跑？”

廖奎从厢屋里走出来，他一手摸着脖子，一手捏紧拳头，凶狠地朝香池瞪着两只血红的眼睛：“老子不是想到还要拿你换钱，就是这一拳送你的终。”

“换钱？”香池猛然领悟了先前隐约听到的那些话，她气得浑身直打哆嗦，屈辱的泪水一下子塞满了眼眶……